

王宏理 著

古文獻學新論

通書題



中山大學出版社

王宏理 著

王宏理 著

王宏理 著

古文獻學新論

王宏理



中山大學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文献学新论/王宏理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306 - 03134 - 1

I. 古… II. 王… III. 古文献学—研究—中国 IV.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5310 号

出 版 人: 叶侨健

策划编辑: 王俊辉

责任编辑: 王俊辉

封面设计: 林绵华 曹巩华

责任校对: 王 辉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市新明光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25 印张 46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定 价: 52.00 元

本书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一

○安平秋

与近年流传的许多以“文献学”为题的著作相比，王宏理教授的《古文献学新论》是一部有特色的书。作者对古文献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梳理，并对当前文献学研究的困境加以反思，同时尝试在此基础上重建古典文献学的学科体系。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完善的学科体系，不仅有助于促进古文献学研究的全面发展，对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等起到指导作用，同时还有助于提高古文献学学科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程度。在与外界交流过程中，我们常常会被问起，文献学是学什么或做什么的？对于不太了解这个专业的人，有时我们只好简单地回答：“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古籍整理。”实际上，古文献学和古籍整理并不能完全等同。有时一些从事文献工作的研究者，对于本学科的“自我认同”，也可能发生一点的模糊。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时接近于文史研究，有时又和图书馆工作有关。文献学和历史学、档案学、图书馆学等相邻学科又各有什么侧重与区别？类似的问题很难用三言两语表述清楚，需要站在学科体系的高度上加以思索。

宋代学者郑樵在《通志·校讎略》中所说的：“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这里虽然讲的是目录之学对承传学术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些话同样也适用于学科体系建设之于学科发展的作用而言。从长远发展来看，一个学科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自我界定和清晰完善的理论体系，在国家的学科分类中有它相应的位置，在高校与科研机构中有配套的建制，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培养一些专门人才；那么在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它才有可能继往开来，哪怕将来老辈凋零，学术之火也能得以传承。但是目前的情况却是，有些高校的文献专业或古籍所有被归并或裁撤之虞；而随着一些资深的专家学者的离退，许多单位又面临后继乏人的尴尬局

面。我想这与古文献专业的社会认同度不够、人才贮备不足以及古文献学科在整个文史学科体系中的位置不太明确都有一定的关系。

借此机会，我还想对重建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提一点个人的建议。正如本书的作者所说，古文献学可以说是中国最根本的学问，是古代学术的根底；而学科体系的概念，则是近代以后从西方传入的。因此我们在重建古文献学学科体系时，既要借鉴西方的学术分类方法，同时又要很注意避免用现代西方的学科体系来肢解中国古代的学术。

总之，王宏理教授的《古文献学新论》在理论体系与知识结构方面，确实是出新之作。书中对时下古典文献学研究现状的批评也是中肯之言，值得文献工作者们深思。我想读者在通读此书之后一定也会有同感并从中获得启发。

2008年5月 于北京

序 二

○周彦文

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文献学是一门很令人着迷的学科。诚如宏理所言：“文献学是我国传统的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现代的新兴的学科。以文献学命名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还不到八十年，问题颇多。”而文献学之所以令人着迷，正在“问题颇多”这四个字。它是新开发出来的老学问，充满着不确定性。研究这门新学科，本身就要带着冒险犯难的开拓精神。

从20世纪20年代末，郑鹤声、郑鹤春合著《中国文献学概要》起，这门传了两千年的老行业才被视为一门学科。自此之后，以“文献学”为名的著作与日俱增，而且以等比级数的态势不断累积中。这些著作的观点和内容是否完善无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著作具象化的呈现了一门新兴学科的建构过程；同时也借由这些著作内容上的相互比较，告诉继之而起的学者一门学科该如何去建构。例如郑鹤声、郑鹤春的著作，依我们现代的认知看来，有颇多内容并不属于文献学的研究范畴，但也因为有他们这样的尝试，才能引领我们去思考文献学的范畴是什么。做开创性的工作，前著仆，后著继，这本来就是一个必有的进程。而一切的价值，都存在于这个缓慢而持续的进程之中。

然而，不可讳言的是，近十数年来，文献学的著作虽然在数量上暴增，但就一门学科的建构而言，无论是在范畴、目的、方法、理论上，都略为呈现停滞不前的现象。作为一个文献学的研究者，固然难辞其咎；但是干扰因素的出现，也是令人产生迷思的主要原因。

所谓干扰因素，一是近数十年来，文献的类型和数量已经到了令人“焦虑”的地步；二是文献资讯化，崩解了两千年来逐步建构起来的文献观念。

所有的文献研究者都不免会碰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古典文献和现代文献如何区分、要不要区分的疑惑。如果要区分的话，是不是文言、白话的不同，就等同于文献类型的不同？如果不区分的话，当然可以呈现文献延续性的现象，但是

古典文献与现代文献之间又有如此明显的差异，这种隔阂，又该如何泯除？

再者，学术著作、正规史料等，固然被理所当然的视为文献，那么市井小民看的八卦杂志算不算文献？网路上流传着的小说以及各种传言算不算文献？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它们难道不能算是现代文化史料吗？

这样想下去，不知文献学的范畴与研究对象伊于胡底？

最可怕的是，这些无底洞般的文献，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看来虽似杂乱无章，茫无头绪，但是要寻检运用时，却在电脑上唾手可得。引经据典不再是饱学之士的专利，它现在只是电脑运用能力的证明。

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文献学的研究者实在不知该如何自处。文献学的研究范畴应该是什么？文献学的研究目的何在？它能不能有理论？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令人茫然。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各行其是的现象，很多研究者在自己心目中文献学的定义下去撰述。各自表述的结果，虽然呈现了这门新兴学科的多面向性与无穷的可能性，但是相对的，我们对于这门学科的范畴、目的、方法、理论等，也无法产生共识。文献学的著作虽然仍在不断增长，但是文献学的建构，却形成了停滞状态。

宏理这部著作归本溯源的从定义、范畴、目的、方法上重新去思考何谓文献学。这个做法十分具有开拓性，在文献学这门学科的建构上，可谓做了一个大跨步。所有接触过这门学科、或是曾经参与过以“文献学”为名的学术会议的人都知道，何谓“文献学”，到目前为止，似乎是没有共识的。在传统国学中，绝大多数的学科都没有这样的疑虑。但是文献学的属性十分特殊，用宏理的话来说：“一切载体所记录的知识”皆为文献。如此，则文献的范畴何其浩瀚，而何谓“文献学”，就当然难以取得共识。

Daniel Goldman Cedarbaum 曾说：“一门知识越发达与越精确，这个领域中的人彼此在意见上的差距便越小。”很明显的，文献学发展迄今，亟需的就是共识。宏理在本书书名中所说的“新”，就是要在古文献的领域重新建构其学术思想。其终极目标，也就是要使这门新兴的学科能在学术界取得共识。有了共识之后，这门学科才能走上正常化的康庄大道。

这几年来，宏理对于这本著作一直念兹在兹。这趟需要以冒险犯难的精神来克服的荆棘路，要坚持的走下去，着实不易。如今书成问世，对宏理而言，一个阶段性的理想已经完成；作为一个朋友而言，我的期待已经完成，而我们对于文献学界的期待，则刚刚开始。

2008年7月 于台北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3)
第一章 关于“文献”的讨论	(1)
第一节 “文献”定义之再思考	(1)
一、关于属关系	(1)
二、关于以往定义中的用语	(6)
第二节 文献范围之商榷	(12)
第二章 关于“文献学”之讨论	(16)
第一节 文献学的研究内容	(16)
第二节 文献学与相邻学科间的关系	(19)
第三节 文献学的学术定位	(22)
第四节 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	(26)
第五节 与传统学问间的名实关系	(29)
一、目录学	(30)
二、校讎学	(31)
三、文献学	(32)
第三章 学科建设的逆向思考	(36)
第一节 文献学的边缘化	(36)
一、学科分类与机构部门上的无归属	(37)

二、相关学科间的分工不明·····	(38)
三、专家对学科内涵认知度不同·····	(39)
四、本学科理论研究者的思路有别·····	(51)
第二节 文献学名存实亡的趋势·····	(52)
第四章 文献发展的历史状况 ·····	(55)
第一节 文献的历史回顾·····	(55)
一、文献的发展与衍变·····	(56)
二、文献的散失·····	(61)
第二节 载体及记录形式·····	(63)
一、以往载体分类的反思·····	(63)
二、主要载体概述·····	(65)
第三节 文献的体裁·····	(87)
第五章 鉴定学 ·····	(91)
第一节 断时代·····	(92)
一、文献形式·····	(93)
二、文献内容·····	(100)
第二节 辨真伪·····	(111)
一、目鉴·····	(111)
二、考证·····	(113)
三、技术测试·····	(114)
四、辨真伪的注意点·····	(115)
第三节 定优劣·····	(120)
第六章 校勘学 ·····	(125)
第一节 校勘经验的历史回顾·····	(126)
第二节 校勘工作的总结讨论·····	(138)
第三节 校勘方法的论证·····	(142)
第四节 “错因”“误例”的反思·····	(153)
第五节 校勘成果公布与处理方式·····	(157)
一、校勘成果的处理态度·····	(157)

二、校勘成果的技术处理方式	(159)
第七章 文献目录学	(176)
第一节 文献分类的基本思路	(176)
一、以本质、特征分类的思考	(176)
二、学科分类与文献分类	(178)
第二节 目录学基本精神的反思	(181)
一、“目录”的本意	(181)
二、目录学与辨章学术思想	(185)
第三节 文献分类理论的历史实践	(190)
一、主导地位的分类法	(190)
二、分类法的革新	(205)
第四节 分类法历史的基本评价	(214)
第五节 目录有关体例及类别	(224)
一、目录体例	(224)
二、目录书类别	(238)
第六节 检索与索引	(240)
第八章 辑佚、抄纂、缀合	(243)
第一节 辑 佚	(245)
一、辑佚与校勘关系	(247)
二、辑佚方法的推演	(248)
第二节 抄 纂	(256)
一、抄纂的定位及其类别	(257)
第三节 缀 合	(272)
一、缀合工作的回顾	(273)
二、缀合工作的方法与经验	(275)
三、载体	(280)
四、文字	(281)
第九章 注释 析句 翻译	(287)
第一节 注 释	(287)

一、释形	(288)
二、注音	(303)
三、释义	(314)
第二节 析 句	(345)
一、断句	(348)
二、标点	(355)
三、分段	(359)
第三节 翻 译	(363)
一、信与达	(365)
二、雅	(374)
后 记	(386)

第一章 关于“文献”的讨论

文献学是我国传统的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现代的新兴的学科。以“文献学”命名并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还不到八十年，问题颇多。只因问题多，以致几乎成了一门被行内外误解曲解的学科。而误解或曲解，自然首先从“文献”的定义始。

关于何谓“文献”的讨论，也是老话题了。今天在此重新提起，不仅仅是按部就班地为写作之需做一番解说，而是认为：一、只有准确地把握其内涵，才能真正明确我们研究的对象；二、更重要的是，我们过去对“文献”作溯源的探讨，其结果和作为现代学科的“文献学”自有不少扞格；若游移于现代学术之外，又将无形中消解真正需要珍视的有中国特色的这门传统学问。

第一节 “文献”定义之再思考

“文献”到底应如何下定义，下怎样的定义，学界至今未有一致意见，不过似乎也少有人关心是否要有一致意见。中国研究传统文化的儒雅的先生们，一般都细心地顾自作自己的学问，极少愿意和他人唇枪舌战。故笔者作如下之言，自然有些冒失，但正是希望求教于方家者。

一、关于属关系

应该如何下定义？向来最常用的方法是“属加种差之定义”，即如列宁曾指出的：“下‘定义’是什么意思呢？这首先就是把某一概念放在另一更大的概念里。”（《列宁选集》上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三章之二）若用公式表示就是：被定义概念 = 种差 + 邻近属概念。我们即以此为基础作点讨论。

（一）“图书资料”

“文献是具有某某价值的图书资料”，此是为较多学者所接受的观点，其语法与

前后逻辑关系皆无问题。但问题是我们现在都已清楚，文献并不仅仅归属于一般概念的图书，尚有大量的甲骨金石、竹木缣帛等。若将以上载有文字的载体一一罗列，似将怀疑不是在下定义，而是以取巧之法统称为“资料”。但如此将具象的“图书”与抽象的“资料”一词相混，也将少了学术上的严肃性。

其实我们也知道，从逻辑学的角度，陈述一个概念的内涵，即下定义时为保证定义用语的准确性和严密性，必须排除几种信息，按一般的说法是：①重复、冗赘信息；②比较信息；③成因、背景信息；④描写信息；⑤作用、意义的信息；⑥举例的信息。上述的定义，即误入了“作用、意义的信息”（“某某价值”）和“举例的信息”（“图书资料”）。

前些年曾有学者笑话已故领袖之语：什么是知识？一种是生产斗争知识，一种是阶级斗争知识。笑者以为此正如说什么是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那样可笑。但需知说者在此并非下定义，而是用跳跃式的语言引出话题，提醒某些知识分子不要有点书面知识便翘尾巴。不过若依上述方法对“文献”下的定义，倒真近似此类笑话：什么是文献？文献就是具有某某价值的图书、甲骨、青铜礼器、碑刻、竹简、缣帛……此处问题是：图书、甲骨、金石等等，不似与文献这一“种关系”相对的“属关系”，倒像是文献此一属关系下的种关系；不似在为“文献”下定义，或者说，不是在揭示“文献”之内涵，而是将其外延一并罗列。

鉴于此，不妨看看上世纪80年代所出《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 情报学 档案学》（按，以下常略称作《大百科全书》）上的定义：文献是“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这《大百科全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将图书、甲骨等等抽象出一个“载体”来，方法上科学，也更具有学术性。

在此定义后，《大百科全书》又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定义由四个要素组成：（1）所记录的知识与信息，即文献内容；（2）记录的符号，如文字、声音、图像等；（3）物质载体，如竹简、纸张、胶片等；（4）记录的方式、手段，如书写、印刷、录制等。以如此之法下定义并加以阐释，显得科学而规范，也使人们对定义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二）“载体”

但文献到底是否一种载体呢？“载体”是否“文献”定义中的属关系呢？这是值得讨论的。

文献的载体，从物质材料上看，可分好几类，从载体本身的功能上看，也可分好几类。在此，不妨从后者角度作点排列比较：

第一类：书（此指一般意义上的纸质载体）竹简（或加木牍）

竹简是纸发明之前或被广泛应用之前记录文字最常用的书写材料，由此意义而言，竹简也可看作书。按，古人确有称书者，如《史记·留侯世家》言张良为老父桥下拾鞋终得老父“出一编书”，此“书”应为竹简。书和竹简的共同特点是：

1. 是专门用来记录文字内容的；
2. 书的物质形式不能须臾离开文字内容，否则书便失去意义；

由此视之，书和书中的文字内容是合二为一，融为一体的，二者是同一关系。这有什么意义呢？其一，平时所说的“书”，即指书中的文字内容。其二，我们平时简称“读书”，是避免学究气地称“读”“书中的文字内容”。其三，称“读书”不仅有简便性，还具概括性。读书指读其书中文字内容，还包括读其中所附的图画（如插图）。更重要的是其四，即定义或言“文献是……图书”，或言“文献是……文字内容（或文字资料）”，二者应有明显区别，如此却变得无区别了。

第二类：金（铜器之属）石（碑、墓阙、墓石柱等）甲骨

这一类也有其共同特点：

1. 载体本身具有某种特定的意义和功用，如纪念性、标志性或加象征性（权力、身份、地位等）；
2. 文字内容可有可无；
3. 文字内容与载体本身的意义功用完全相配。

钟鼎礼器等本是权力、身份、地位的象征。据一些铜器铭文所述，是因受册命等而作此器，以资纪念，“期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碑固然一般多有文字，但也可无文字，如唐乾陵之无字碑。而如《仪礼》中所述之宫庙前碑，想必皆无文字，但本身皆有标志性作用。至于如墓阙、墓石柱，首先是威仪性建筑，文字本可有可无。只因此类物本身具有某种意义，它可独立存在，可游离于文字内容之外，而不是像书那样，其意义是文字内容赋予它的。因此，它和文字内容的关系，可以说是对等或平等的关系。

也因此，有人列举文献之例时，不是称钟鼎礼器、墓碑墓阙，而常称之“金文”、“拓片”等，大约正是基于以上考虑。

第三类，可称附类，以物质材料言，与上类有重合，在此以功能视之，比如：大型编钟、小型兵器及陶瓷品等，其共同特点是：

1. 绝非专用于记录文字内容；
2. 偶尔有少量文字；
3. 其上文字多为物勒工名，或尺寸、斤两、制作年代等，其文字之意义大大弱于器物本身的功能。

因此,文字内容对于上述载体完全是从属关系。

则由上分析,我们将对“载体”在文献定义中的“地位”产生动摇,至少对在漫长历史中出现如此众多复杂的物质载体的中国来说是如此。有鉴于此,可再来审视一下《大百科全书》上的有关阐述。我们不妨将上述四要素的后三个重新作一整齐排列:

- (1) 无论以何种记录符号,只要记有知识、信息,都是文献;
- (2) 无论以何种方式手段,只要记有知识、信息,都是文献。
- (3) 无论以何种物质载体,只要记有知识、信息,都是文献;

由上可见,“文献”都是围绕着知识、信息的,即知识、信息无论用何载体,用何符号与方式手段记录,总之都是文献。如再用一实例来表示:

碑刻—拓片—拓片影印件—手录文字或经排版印刷物(或制成光盘)

可见,无论载体与记录符号、手段如何变化,其中不变的是文献内容。

如果以上之说还不够明白,以下再迂回地加一例子阐说之:

先说“菜单”,其定义是:开列各种菜肴的单子。当在饭店就餐,向服务员要菜单看时,那“菜单”既可指那个本子或牌子,即物质载体,又可指单子上的菜肴名称,即文字内容。

再看“菜谱”,其定义是:开列各种菜肴的谱子。和上述“菜单”无别。但笔者想到一句相关的韩国语:메뉴판을 좀 주세요(请给看一下菜谱!)这“메뉴”的“판”是外来语,即英语的“menu(菜谱)”。那“판”呢?如可写成汉字,可能是“版”或“盘”字。从这句韩语里,可以发现他们这口语里反映了其表达对象的明确性,即明确指的就是写着菜名的那张菜单,而不是指菜单上的菜名。而我们的语言里却没有“揭示”这一点,亦即我们于对象的指认上存在着模糊性。这模糊性,就是上一部分文字所述的:书和书中的文字内容是合二为一,融为一体的,二者是同一关系。这有什么意义呢?其一,平时所说的“书”,即指书中的文字内容。其二,我们平时简称“读书”,是避免学究气地称“读”“书中的文字内容”。

问题正在这里!我们整理研究文献的主要目的和任务,就是为读书治学者提供一个文字准确无误的文本。仔细想想,这“文本”到底指物质载体还是文字内容?自然是文字内容。这就对了!我们通过上述几组排列,就是为了说明:记录符号、方式手段和载体,都是使知识信息物化(或说“外化”)的途径,而且也表明了此三者 in 实现知识信息的物化中具有不可缺少的同时又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那么,从以上关于下定义的公式角度看,此“记录符号”、“方式手段”和“载体”三者就是“种差”!

则依上公式的序列，应该是：

被定义概念（文献）= 种差（记录符号、方式手段和载体）+ 邻近属概念（知识、信息）

再把种差里的“记录符号、方式手段和载体”，根据下定义须语言简明及删除重复信息等要求，1. 保留“载体”，2. 合并“记录符号和方式手段”为“记录”，因记录的符号和记录的方式手段都属“记录”。

由上所述，上述《大百科全书》定义的词序是否该作一调整？是否应作“文献是一切载体所记录的知识与信息”呢？

至此，也许仍有人怀疑，一般定义作“文献是……的载体”，但在这里好似倒了个儿。其实事情正如看“菜单”没注意分辨是看菜单牌子还是看菜单内容一样，我们对文献定义中的几个关系搞颠倒了还不清楚。试看几例：

（1）竹木简是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载体。

（2）金石是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载体。

以上二句应无问题，因竹木简和金石确实是竹的、木的、金属的、石的载体。那再看第3句：

（3）书籍是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载体。

这句似乎也对，书籍的类型有线装的、洋装的，也是载体。但问题来了。上文刚说过，“读书”是“读”“书中的文字内容”。这里“书籍”的“书”和“读书”的“书”应是同一概念，但我们却把“书籍”二字误解成“纸质”类的了。

竹木、金石、简帛、纸质的都是记录知识和信息的载体。“竹木、金石、简帛、纸质”都是被定义概念，“载体”是邻近属概念。但“文献”虽记录在竹木、金石、简帛、纸质这些载体里，但其本身并不是载体，所以无法也不应构成被定义概念和邻近属概念。

文献是知识和信息，但必须是记录在载体上才是，因为如果仍停留在脑海里，就不是。按照这句话的逻辑关系，文献和知识和信息就构成了被定义概念和邻近属概念的关系。再回顾一下，过去一些学者将“文献”定义为“载于各种载体的历史性的有价值的语言文字资料”，（张玉勤 赵玉钟著《实用文献学》）（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或更简略的如“一切历史性的材料”，（王欣夫述《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古今一切社会史料的总称”（杜泽逊撰《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版）等，其实都是站在此一角度。

不过，上述经“调整”的定义还有可商之处。如“信息”一词，它与“知识”非属同一层面的概念。且知识同时可以是信息，而与文献相对而言的文物，也同样

有信息，像考古学家、史学家正是根据史前文物的信息来研究文字发明之前的史前文化的。

那《大百科全书》为何要言“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按，1983年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定义：“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它可能是参照了这一国家标准来下此定义的。而这国家标准只提及“知识”，也就符合下定义时须删除重复信息的要求。

二、关于以往定义中的用语

纵观林林总总的定义，后出者对以往定义多有看法而另立新说。既要另立新说，可见过去的观点总有不妥处。但前人为何提出那样的观点，也必定有其理由。那么，后来者的任务，首先就是对以往的观点做一些必要的梳理，才能使讨论研究引向深入。不过经上文的讨论，对“文献”下定义的任务已告一段落，则这里将继续讨论的目的，一是对过去所讨论的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个反思、交代，二也是为下一节的讨论作个铺垫。

（一）“文字资料”

学者或提出“文献是具有某某价值的文字资料”此类观点，是有不少赞同意见的。在无现代记录技术的时代，谁也不会否认文献的记录符号就是文字。但就针对此看法，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孔子所言的“文献”。

我们讨论问题，先要找到一个契合点，换言之，要有一个共同语言的基础，否则是无法讨论的。而追本溯源，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基本思路，对传统文化研究尤其如此。

如今我们讨论“文献”，皆引《论语·八佾》中孔子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吾能征之矣。”孔子并未为后人先下个明确的定义（即便下了也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我们只能从孔子之语与后世注疏家之说解中去理解，这就是追本溯源的功夫。

对于一个古词语，其意义符合继承性、发展性的一般规律时，追本溯源之法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否则，撇开“本源”去见仁见智，便是所谓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在此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之说有特别深刻的意义。

孔子之“文献”正如长江之源。长江绵延数千里，一路汇集涓涓细流而成浩浩大江——由此可理解为后世文献范围的扩大。

孔子之“文献”又如树木之本。树木无论长得如何亭亭如盖，如何枝繁叶茂，但总离不开根本——此可理解为文献范围无论如何扩大，总不能背离其基本含义。